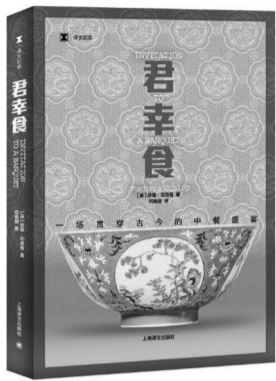


# 如何修炼一只“中国胃”

□林頔



2024年5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英]扶霞·邓洛普  
《君幸食》

扶霞·邓洛普,一个热爱中国饮食的英国人。

曾经,扶霞也认为松花皮蛋“恶心”,鄙夷“中国人啥都吃!”那是20世纪90年代,扶霞来中国留学之际,但很快的,扶霞的胃口就被中国饮食征服了,甚至报考了烹饪学校,接受了中餐厨师培训。

中国读者对于扶霞的认识,大多开始于《鱼翅与花椒》。那是一本相当可爱的书,记

录了一个英国姑娘用嘴和舌头获得的切身感受。一个原本对中国饮食抱有偏见的英国人,逐渐转化成了中国饮食的“推广大使”,扶霞不断写文章,陆续出版《鱼翅与花椒》《寻味东西》等多部中国饮食书籍,这部《君幸食: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是她的新作。

相比《鱼翅与花椒》,《君幸食》讲“吃”的直观感受少了,而描述“怎样吃”的内容增加了,也就是说,它有很多谈论历史文化的内容。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初次接触新事物之时,我们总是注重感官体验,而当我们发生兴趣而产生热情后,往往忍不住想要研究“为什么”“到底是怎样的”这类更深层的问题,进入这个事物的内部,花时间去理解它所包涵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扶霞的写作,就体现了这个过程的衍变。

就“吃”而言,感官体验始终是重要的。扶霞很会写吃。“笃、笃、笃,菜刀在砧板上翻飞,鸭子先被对半分开,接着连皮带肉地被切成整齐的肉块。”寥寥数语,就能勾画场景,让人垂涎欲滴。“一条五花肉,肉皮被烤得金黄酥脆,鼓起可爱的泡泡”“表面烤出铜光的整鸡在顶灯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烤鸭喜气洋洋地斜挂着,表皮微微褶皱,光亮如漆”……不是

资深吃货,不是饕餮客,很难有那么细致的描写啊!

经过了三十多年,扶霞对于中国饮食的喜爱和认识,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些与“外国胃”几乎没什么壁垒的、看上去就好吃的食物了,扶霞的兴趣现在转向了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并且乐于从中挖掘中国饮食的更多乐趣和文化内涵。

扶霞说:“粥,是中国人的终极心灵食物……”她引用陆游的诗句:“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煮粥得小火慢煨,需要很长时间。由此引出了“煲电话粥”的现代说法。像这类饮食诠释,就完全是中式的,外国没有的。

说“宋嫂鱼羹”,就强调“羹”最能说明中餐烹饪的历史和特色。《礼记》里说:“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中国人喜欢将各种食材搭配在一起,用对比鲜明的食物创造出一种近乎魔法的和谐。对于中餐的“食疗”效果,扶霞也略知一二,她用苦瓜排骨汤对付“上火”,医好了眼睛的疼痛发炎,让外国医生大为惊奇。她赞叹中国烹饪的刀工,“菜肴切割,是艺术,是手工艺”。她能把蒸菜区分为粉蒸、清蒸、早蒸、烧蒸、炸蒸、膏蒸、瓢蒸,

还有“扣”,将食材装入碗中,蒸熟后倒扣在碗中……恐怕我们中国人自己都很难搞懂这些名堂啊。

饮食,是最容易促进人类交流的媒介,但人们也容易因此保持顽固的立场。扶霞致力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饮食的偏见。她认为中国饮食很健康,比如,中国人普遍爱吃绿叶菜,深谙烹煮之道,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中国各具地方特色的豆腐美食,让人叹为观止,中国人竟然还能把海蜇皮这种看上去没法处理的东西弄得口感爽脆,让她也学会了用冷静、平和的眼光来看待哪怕只有一丁点可食用潜力的东西。中餐食材的搭配,中国美食的创造性,体现了饮食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食物体系的更多可能。

扶霞说,如果不感受安静、平和、清淡的乐趣,只有酸甜苦辣这些重味的刺激,是无法充分领略中国美食的魅力的。她说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中国舌头”的那一刻,是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白粥和水煮白菜,和对糖醋鱼、麻婆豆腐一样喜欢,这才是她心中真正“中国化”的表现。让我们恭喜扶霞,她真正修炼出了“中国胃”,懂得了中国饮食,也可以说,懂得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淡味,是真味。

# 芳香世界里的欲望与杀戮

□禾刀



2023年8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埃莉斯·弗农·珀尔斯特汀  
《芳香世界:香味的博物志》

香囊早就成为春秋战国时古人的标配,焚香则位居中国古人九大雅事之首。而“西哥特国王阿拉里克在410年征服罗马时要求支付胡椒作为赎金”。为了寻找香料,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纷纷踏上探险之旅。所谓的“香料之路”,正是欧洲人当年为攫取香料而开辟的从东南亚诸岛通向欧洲市场的海上航路。

这是一部关于香味的博物志,作者着重介

绍了沉香、乳香、没药、柯巴脂、黑胡椒等多种自然香料植物知识,以及与香水有关的时尚。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在制作过程中特地融入香料成分,阅读时清香怡人。这也是一部关于香料发展的简史。最初,自然界是人类香料获取的唯一渠道,人类当时对芳香气息的青睐,很可能仅仅试图冲淡一下周围无法忍受的各种恶臭气息。随着岁月流逝,这种偶然改善之举,最终沉淀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审美。

人类对于香料的运用十分广泛。沉香被制作成精美古朴和香气弥漫的家具,胡椒、肉豆蔻、肉桂等是中西烹饪皆认可的调味佐料,麝香等许多香料是药物的重要来源,许多香料还成为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古埃及人甚至“用香料来为尸体增香或用来将尸体制成木乃伊保存”……

同许多植物一样,香料植物生长有着较为特殊的地理属性。香料的自然稀缺性,增加了香料的神秘色彩,关于香料的传说不胫而走。“据说乳香树被凶猛的红色大蛇保护着,这些红蛇会跳到空中袭击任何胆敢闯入的人,而且人们相信这些树木生长在充满疾病的地方,这令采集乳香成为一件非常危险的

事情”,胡椒藤则有一个被毒蛇缠绕的神秘传说,而在东亚的传说版本中,“鹰和凤凰都与肉桂有关”……从逻辑角度看,这些离奇的故事肯定会增加香料的神秘感,由此既有助于抬高香料价值,也有助于增加外人寻觅香料的难度,传说的最大受益者是谁不言而喻。

人类对于香料的迷恋历史很早。香料交流历史可上溯至公元1500年前。自打人类发现香料的妙用后,香料便愈发显得令人着迷,不仅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精神文化层面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彰显人类欲望和权力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皇宫往往会建有御花园,而欧洲宫廷早就习惯用铺天盖地的鲜花装点打扮。

香料贸易大发展的时代是在航海大时代,这一时期,拥有更为出色航海技术的欧洲探险家开启了香料追寻之旅。香料的稀缺性,注定会激化各方的竞争。在国际秩序混乱的丛林时代,这样的竞争往往意味着殖民、血腥和杀戮。欧洲人全球殖民的黑历史在此不容赘述,一同遭受劫难的还有香料植物。17世纪初,荷兰人为实现对丁香的价格垄断,将“印度尼西亚蒂多雷岛和特尔纳特岛上的丁香香树一扫而光,全种到了安汶岛上”。

香料因为人类而倍显尊贵,也因为过度追捧而倍遭打击。同许多动植物一样,一旦得到人类的特殊“关爱”,意味这些动植物的生存噩运便会到来。市场对香料的巨大需求,驱使一些利令智昏之徒铤而走险,不顾香料自然生长规律,过度收割,活生生将一些香料推向了濒危物种。埃莉斯指出,“所有地方的沉香树都因过度采伐而数量减少,这令它们在全世界各地陷入濒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人类已经不再单纯从大自然提取香料,替之以琳琅满目的合成香水。然而,人类合成香料之路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平坦,“人类拥有发现并过量使用植物化合物以发挥其精神活性作用的历史,而尼古丁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种”。

埃莉斯最后说,“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植物是药材,香味是一种良善的力量”。诚然,香味确实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享受,但如果我们回首香料发展的历史也许会发现,留下深刻印象的很可能不只是埃莉斯这里所说的“良善的力量”,或许还有权力和欲望,奢侈与挥霍,血腥与杀戮——毕竟再浓郁的香味,也无法掩盖历史曾经散发出的那些“恶臭”气息。

# 谱一曲父辈人的英雄赞歌

□钟芳



2023年12月  
山东文艺出版社  
彭学明  
《爹》

著名作家彭学明历时七年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爹》(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是一部立足湘西,讲述父辈故事的扛鼎之作。小说描画的是从抗日战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间巨变。作家以恢宏的笔触,塑造了湘西父辈们豪情万丈、英勇善战的英雄群像,书中所展现出的家国情、英雄气、民族义,是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

书中,作家巧妙地将常德保卫战、湘西

剿匪、抗美援朝、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串联成章,以传统章回体和现代小说相结合的方式,虚实相间地记叙了湘西父辈们为国为家的大义担当和倾情奉献。小说中所塑造的家云爹、武豪干爹等湘西汉子们,坚韧而执着,他们都走过了一段坚实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彭学明在讲述他们的英雄故事时,主动将主人翁们的生活经历和一路成长,融入到历史的风云际会和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因而,品读这部荡气回肠的现实主义力作,普罗大众既会为湘西父辈们的凛然大义而肃然起敬,也会为书中所描绘的独特湘西风情所心驰神往。

值得一提的是,彭学明在为我们摹写“爹”的形象时,暗合着很深的用意。一方面,这些汉子普遍带着湘西男儿的血性和刚强,是这片神秘土地赋予了他们顽强生长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些个性鲜明的父辈群体,又都有着凡夫俗子们常有的爱恨情仇。两者结合,让他笔下的铮铮男儿无不立体丰满,早已摆脱了脸谱化和标签化的印痕。他们为了家国利益,勇毅向上敢作敢为,在抗日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等历次战争中,为了打击凶残的敌寇,都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与此同时,他们在战争形势扑朔迷离的态势下,又极为懂

得隐忍负重的道理;因而,出于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爱,又促使他们以“一困火”的精神,舍小家顾大家,毅然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即便是在和平年代,这些父辈们也能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以满腔的热忱,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当中。一言以蔽之,在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赤诚担当,正是父爱如山的最好见证。而这种多元化的描摹,不但写出了铮铮男儿的英雄气概,更写出了湘西历史社会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文学史上有关父辈的形象。

小说的主线是寻找“我”从未见面的爹的过往,彭学明借助这场旷日持久的寻找,从众多父辈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沉浮里,观照出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会。他用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以不同的声音,力求以不同的角度,共同参与完成了对爹的讲述和塑造。如果说,彭学明的经典长篇散文《娘》是感人至深的情感录,那么他的《爹》则是义薄云天的英雄志。创作中,他对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形象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将他们的个人情感与惊心动魄的时代浪潮交融在一起,集中塑造出一批既果敢勇毅又坦荡宽容的父辈群像。

品读着父辈们风风火火的成长故事,我们

豁然发现,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爹”们,既是风起云涌的时代弄潮儿,又是乡间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民间草根;他们既是家庭和社区的顶梁柱,又是逆境中不屈于命运安排的坚强隐忍者。在他们身上,更多体现出了一股“韧”的精神和品质,他们不以卑微的出身而自惭,而是心系天下,敢为人先,这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最引以为傲的奋斗精神。全书以湘西大地上发生的父辈故事为脉络,谱写出一部色彩浓郁的家国史诗。还是文学评论家胡平说得好,“《爹》作为作者父辈的象征,使小说演化为一部与纪实散文《娘》伴随而生的,‘献给我的湘西父辈’的长篇作品,终使湘西‘爹’与‘娘’的形象相映生辉。根源于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熟稔把握,他对父辈们的寻找和追叙,也就自然承载进湘西的现当代历程,展开了广阔的湘西叙事,轮廓分明地呈现出中国一个时代的身影”。

《爹》是一部颇富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精品力作,赏析它的文学及思想价值,能让我们对湘西历史,包括现代的中国历史,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谱写一曲属于父辈的英雄赞歌,作品中所表达出的炙热家国情怀,深沉而博大,穿越岁月的大漠时空,始终值得我们感佩和铭记。